

中國方志叢書·第六十號

據清·余保純等修黃其勳纂影印
清道光四年刊本

廣東省

直隸南雄州志

(全)

成文出版社印行



10101623

504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壹一版

直隸南雄州志

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正

發行人：黃 成 助

出版者：成 文 出版 社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電話：九二二〇一〇號

印刷者：正 大 印 製 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一一四七號

版權所有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俄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乖輓，職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賅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綬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事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 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興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棟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 少數民族如苗、獠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道光歲次甲申重鐫

直隸南雄州志

省城心簡齋承刻

直隸南雄州志卷之首

序

綸前度涖雄適改州伊始竊欲續府縣志爲州志以百務待興卒未遑而去道光壬午承乏重來繼奉調補知前任余君保純署任徐君維清先後延學博黃君其勤於嘉慶二十四年勒有成書待刊喜得我心謀代授梓旋由徐君郵寄讀之其書本府志之舊文從通志之新例或仍或改具費匠心沿革清丈學額書院水利金石採輯尤爲詳覈惟不錄始興未符體制考之府縣舊志亦有不能慨從刪汰者於是緩制削而謀補直檄取始邑胡大令勲裕新志藁本因黃學博成例依類彙編舊志應存者補新事應入者續屬草於癸未七月逮冬初領到

阮芸臺制府廣東通志全函覆加校核乃知舊志並有脫漏而補綴益不容已矣舊府志修自乾隆癸酉本十九卷黃學博約爲十三卷曰南雄州志綸補舊增新釐爲三十四卷曰直隸南雄州志甲申春正藁成復得權州事宋大令揚光悉心叅訂釐改校讎歷夏及秋而繕刊始竣日忽經年藁凡數易雖曰續修殆不啻舉全書而新之也黃學博重修時筆資繕費二百金皆捐自余君此次繕寫

直隸南雄州志卷之首

序

一

刊刷則有前陞州程司川中丞捐存之百兩州生員葉德全樂助之五百金不足者綸自捐給顧卅載從官夙慙寡陋重以衰病續有纂輯胥本諸採訪人士舊聞軼事亦多得之前時查對書籍校正繕刻屬之大兒澤同然以七十之老夫濡毫記載固素願倖償其何以辭無文之誚哉況此書本節節而爲之身旣引疾念切還山其間體裁未及畫一冗蔓尙俟芟除綸於來哲不能無厚望焉書成爰臚始末冠之篇端

道光四年秋七月壬戌朔

誥授奉政大夫南雄直隸州知州光山戴錫綸

直隸南雄州志卷之首

序

二

重修南雄州志序

南雄志肇自宋嘉定迄有明之世凡八修矣惟嘉靖壬寅譚司徒大初採而輯之人稱善本逮我

朝順治庚戌郡守陸世楷重修文辭斐疊而尙缺田賦一書康熙丙寅郡守黨居易乾隆癸酉給諫胡定

更加補葺至今又六十六年矣嘉慶歲戊寅

督憲阮

撫憲李

奏修省志委

糧道憲盧 提調志局先命各府州縣預輯草志而南雄適當改府爲州之後案牘散失文獻無徵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序

三

頗難措手迺遵頒發章程定其義類約其指歸聘請學正黃君其勤專司總纂分纂者州同汪君阜訓導何君逢泰復延城鄉紳士廣爲採訪而余亦以公事之餘親加校核凡閱一期而告竣夫志書之作非特紀事實尙辭華也將使後之覽者觀事以知政因時而考治論世以知人孰得孰失孰利孰害孰賢孰否莫不條分縷析法戒昭然則教民成俗之方亦於是乎在夫惟大公無私考訂詳確上質諸鬼神下徵諸衆庶然後可以信今而傳後則是書之作益亦勤矣惟是司纂者摭摭數十年之事耳目或有未周而予亦以簿書鞅掌之身釐

訂恐多未確疎漏之譏誠有不免採而補之以俟後之君子

昔

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五月署南雄直隸州知州候補同知直隸州毘陵余保純撰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序

四

乾隆癸酉志序

給諫胡定

天地之氣始於北而盛於南故三代而上聲明文物炳郁於嵩華恒岱之區時雄境雖隸荆吳而雉堞未崇鴻達未啟山川之精英固鬱結而未舒也迨秦漢以還風氣日開由是始析爲縣繼設爲州尋陞爲郡鑿山通道而冠蓋如雲引水築渠而禾麻蔽野桓桓者如熊羆如虎貔休休者作鹽梅作麴蘖鴻傳鵠侶鵲起蟬聯衣冠之氣盛於臺關墨水間矣夫地衝則應接不暇物阜則調劑多功凡疆城之廣輪國家之經制風情俗尚宦蹟鄉評事變紛如不可無方志以資考鏡也稽南宋嘉定時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五

州牧孫公肇修郡志洎元至正明永樂正統成化正德重訂屢輯至嘉靖壬寅司農譚莊懿公七畧兼融三長並茂掩雲夢以吞之湛秋陽以昭之已而萬厯周郡侯天啟汪郡侯暨我

朝郡侯陸公姚公黨公吏治飾以儒術繁絃間發縟彩相輝簡冊中不已昭然得失之林與歲癸酉我郡侯梁公以佐命之華胄爲一路之福星明以燭微廉以勵節盤錯既剗於利器豚魚亦格於中孚更念志乘爲典章所繫風化所關曠六十八年宜加纂組斯誠嘉惠之雅意也定以固陋謬贊修明魯鼎看銘拘戈考篆核其所未確詳其所未周益以

當代之洪猷時賢之芳躅煮泥續尾軸以成焉梁昭明云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水爲積水所成積水微增水之凜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紀其文物發其聲明敢上擬於良史哉庶竊附於稗官之著述焉爾

康熙丙寅志序

知府黨居易

攷自班固志地理野王著輿地郡國效之因爲國乘蓋以網羅舊聞取信後世大而天下則有一統志囊括六合號稱全書下而各省則有通志名曰會典其間人材之盛衰山川之頑秀物產之妍媸習俗之醇澆靡不筆而存之以備採風者之徵索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六

雄州僅制二邑社不滿百科目雖稍遜於中原然代有名臣其偉績可相頡頏焉至於山川物產習俗則又各物其土之宜不容掩也志則自宋迄明經八修矣要皆散佚不全我

朝定鼎前守陸世楷於順治戊戌年復重修之顧未竟而以讀禮去繼守姚昌廷於乙卯年補其全稱成書者迄今已數年矣茲蓋恭遇

皇上

武功通駿指戈銷蠹動之氣

文德丕昭輯典紀時雍之盛今奉撫憲李藩憲郎檄居易預爲考訂增其闕略雖識慚窺豹才愧續

貂敢不竭盡搜羅勉圖補纂謹編丙寅仲冬偕通判范之清昌令張進賢與令魏琪經歷孟汝俊府學教授關道賓訓導李翹楚保昌縣訓導黃道臨始興縣教諭霍履吉訓導譚秉奇本郡舉人李亦穀汪注許上覲貢生譚萊臣梁映霄汪維巖生員吳國霖邱人鳳譚經才曾一嶸廖德豫張九德劉寵標黃宏道蔡蕃王鍾繼先等共襄事焉易聞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以吳競劉煦之宏才猶文繁而實隱必待曾公亮而論定劉子元之三長歐文忠之獨學猶曰義例未彰於方冊逮至朱紫陽之議而始成易豈其人歟惟幸前人已有成書第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七

皇猷則吾豈敢

康熙乙卯志序

知府 姚昌廷

輿地之有圖志尙矣古者輶軒之使博採風謠陳之太史獻之天子欲以周知土俗之同異民情之樂苦以徵夫治理之盛衰時代之升降况乎山川形勢之阨塞田賦戶口之盈虛與凡人物制作之規模文章事理之條貫尤不可以不詳載而審考之者也維雄所轄二邑不滿百社而實居南粵要衝民之土著者稀五方之雜處商賈之往來十得六七故嘗置關梁於此益以譏察出入杜奸宄之源匪但筦權之爲重也郡乘自明萬厯訖修及今簡冊殘缺前任陸公網羅舊聞搜緝佚史彙爲全志尙遺田賦一卷未成而去而雄舊以畝虛缺額派實見戶孔道煩劇調應惟艱一時蒿目民瘼者行補苴權宜之計或末減於輕齎或取藉於橋稅及乎勢變事遷向之所欲竭力以垂永久者不能無所搖撼而升科厲民之弊終不可去往牒論之詳矣此則仁人君子之所當留意而深酌之者也若夫魁梧長者代不乏人其流風善政山川習俗可案籍而考也陸公蒞雄最久民有甘棠之思焉猥以淺薄繼其後迺爲綴緝補述付剞劂俾成全書其卷褻次第悉因其舊俾繼世之君子得要觀焉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八

天啟丙寅志序

知府 汪之浹

南雄志志雄風也風之發也蓬蓬而起徐披拂於林莽之間衆竅和鳴各極于喁之致誠氣有所感類有所應也故倡於上而日風化而成於下曰土風又曰民風其中德教之漸訖功烈之薰蒸與夫節義忠良之鼓鬯而磅礴精誠所至自結運會寧獨氣機升降謠俗乃有汚隆哉雄之山川風物兵賦城池暨墟廟亭臺諸勝蹟前志亦綦備矣間有因革要不過於舊貫裒益從事非有陵谷變遷滄桑易位者也惟是宦達名賢貞良節義雄雖叢爾亦自代不乏人乃萬歷十三年以迄今日幽芳不錄姓字無傳將嚮風者何以爲景行行止地哉不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九

佞承乏茲土雅欲補偏救弊勵俗維風祈接武明興以來陳鄭周黃諸君子奈以銜途奔播半度日於牛馬走中故夙所懷來十未酬其一二今歲首稍暇始進兩庠筆墨之精良者廩生陳祖虞陳其禮陳以課譚沂鍾宇湛何光祚日取雄志詳而輯之逸者補缺者修闕月之中校讎甫畢而陽侯浪作且釋舟楫而問菊松矣夫李廣結髮從戎每以不一當匈奴爲恨迨爲前將軍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雖然余行不昧顛沛何傷此不佞於纂錄將竣之日亟付梨棗不遑於驪歌聲裏更着踟躕也後有作者倘謂百狐萃腋鑒爲裘者之苦心以論

世之思成不朽之業是志之成庶幾其有風乎倘曰躬之不閱遑恤其後則不佞實無辭置對矣
天啟丙寅志後序
推官 毛丹采

府志以志府事則宜洪纖具備事閱時而時殊事則宜沿革畢陳俾攷究者歷歷可指而酌也雄州田賦有虛糧軍屯有登耗取志質之杳無更易本末當調兵需饗之際苦心酌劑限於莫可參互未嘗不掩卷浩嘆也不寧唯是且並原版失去者四十畸披覽之前後不相屬令人憤然欲擲會攝府符廼命工剗刪增所未有亦僅僅補所本有爲覽者差快耳若屯賦等事則有待於綜核之士蒐家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十

乘采口傳以訂定而垂將來毋使後之慨今又如今之慨昔也余任茲土自乙丑之中秋泊庠戊辰中春厭囂劇而思避地遂以釋去知而不及行者多端祇自菀菀猶幸初代府庖於郡膠中殿堂門庫葺飾繕完載代府庖而缺志爲全編庶幾歷雄一番不成虛度云爾

萬歷乙酉志序

提學 陳性學

古九州之志載在墳典至周以誦訓職方氏掌之所繇來舊矣雄故揚州南境也其以雄名郡者何巾峰青嶂葱萃屹立凌昌西注瀟連南漚控番夷而界江楚爲嶺外第一區而襟帶而巖險而物華

而人文褒然燦然環百餘里市城笏舫相聞也按圖索紀自漢平粵之後華風已開奚待唐開元爲通道始宋宣和爲規郡先乎昔之方志永樂間嘗詔督修之漫不可考余先人嘗爲是郡佐遺有鄧文江舊本居常繙省謂其地庶幾頡頏中州也歲乙酉春余奉命來董粵臬度梅關而南目擊山川之勝攷跡而問志司理施君方視篆授簡而讀之益郡人譚次川之續編也皆在肅皇帝壬寅距今幾五十年所文多殘闕且版籍久而寢圯已宜重有紀述以待太史氏亡何太守周君下車獨事振厲於典故尤究心焉因慨然曰先正有人界而索經者况郡志一方之史也簡畧若茲欲執以鏡吏治何繇哉遂謀於施君暨諸薦紳文與博士弟子殫厥元覽悉陳睹記分曹開局而校讎焉陋者飭蕪者芟誕者紕逸者補總成八卷標分臚列眎昔彬彬具焉余獲寓目其成幸已何敢涉筆其間序嘗問康太史德涵氏志武功得載筆體乃崔司成於鍾氏志彰德悉倣之二氏蜚英關洛才均班馬跡其所紀大都緒理會要以垂勸鑒不齟齬競奔藻譚厥後臨江諸郡乘宗焉余觀是志也初慮地理湮蕪作郡圖有大鑑戒宜特書作郡紀賢人關治休替作職官選舉表爲志之例則提封營

繕食貨秩祀學校而兵防繼之爲傳之例則名宦鄉賢忠節將畧流寓孝義貞烈而方外附之至於斷珉殘碣遺文墜什拾於奧窔荒蕪者咸備識焉詳而核簡而工是是而非非疑疑而信信宛乎二氏家法也有如今日修成廟故事籍之天京且將爲內史助詎獨以空文傳述如武功彰德已哉雖然以金鑑者識妍媸以古鑑者明法戒卽是志匹夫匹婦以一節著於鄉皆得書或高顯通貴而泯淪無聞媿之矣雄之先碩彥繩武率纍纍有人至如隋之麥鐵杖唐之張文獻宋之譚許彭陽諸公豐勛茂績迄今爛然史冊志之更詳足資尙友覽者其孰無疆爲善之心也古所謂裨官塾史意在斯序是編也太守周君保實總裁之叅訂則郡佐鄭君良佐施君可大邑令汪君一右校閱則學博張子巽容子維翰陳子徽柔若庠士溫汝學裴庶陶楷譚衡裴賡葉棟蓋先後操筦佐成者也並書之

萬歷乙酉志序

知府周保

古者自王幾至侯國莫不有史掌記時事如星曜分野保章氏辨之山川形勝禹貢書之則壤粥服職方氏掌之又有小史外史土訓誦訓之設凡爲語俗圖志之掌備載周官可攷據也我朝大一統

之盛際邳隆之運王畿而外建置郡邑以分治理夫今之郡古之侯國也今之志古之史也爰稽諸古晉之乘魯之春秋與周志鄭志之類凡皆爲記事史也所以掌故實職登載備考閱者不昭昭簡牒乎南雄界五嶺外百粵奧區自漢迄元搢紳學士操觚弋菰林者獨無志籍備典故哉第世述言湮楮蠹文殘無足稽徵明與歷朝循襲以成一郡之志者雖數經纂組率董董桷備嘉靖壬寅尙書次川譚公以良史之才握刪潤之柄櫟括往迹綜覈時事嘗有所指摘而錯節衍語體裁辭法勒成一家言西京而下作者靡及其左馬二氏之流亞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平郡事藉是可考鏡矣但自絕筆距今四十餘禩其星野山川疆域之宜雖罔變易而財賦之盈縮土俗之因革循良之疊蒞賢俊之游登坊署之更置軍旅之變通率未錄載况據通志猶有一二抵牾闕畧又當直補而釐正也余政暇慨舊板遭燬乃商諸同寅續修鉅梓檄聞當途咸示曰可於是命訓導客維翰陳徽柔偕庠士溫汝學裴庶陶楷譚衡裴賡葉棟菟羅往牒反覆校讎星野昉乎廿石二家山川疆域依之禹貢次田賦而尺籍明次祠祀而秩典紀次官師里氏而治忽叅稽次選舉科貢而明制不紊次學校以揆文次兵防以奮武

次名宦思遺澤也次鄉賢樹表式也次忠節貞烈以爲激世之大端次詰封蔭敘以揚國典之大義他如將畧有書方外有書怪異正祥有書凡有關郡治可備省覽者皆髮櫛緝貫靡或遺也月餘輯成鄉先生欲余一言序之余以左氏傳記橐籥麟經太史公抽石室次史記則據國語采世本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余陋識寡聞敢曰南史董狐若簡筆乎大都因譚公之舊文續櫛採之新事襲前章總大校而以愚管增演成帙俾闔郡事一發簡瞭然若指掌林然若貯品藥於篋肆以需異日倉扁按而求耳彼嘒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果有裨否耶無亦據事核書存一印證以俟後之君子云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萬歷乙酉志序

同知 鄭良材

函夏輿圖掌於職方氏畿輔外幅幘修鉅者置爲郡閒有孤懸衝要當四方襟喉雖封疆僅僅類古附庸亦設城守南雄居粵徼距漢入華隋唐宋元之際建置不侔迨我明建爲郡屬邑二封疆延袤雖匪修鉅豈非以衝要當襟喉乎梅關而下置郵連絡仁化信豐爲東西肘腋北之南安南之韶陽勢相犄角全粵之區恃爲鎖鑰山川環峙疊翠叢青風氣淳結毓而人文先後彪炳如唐張文獻宋

譚八行邱忠節輩耿耿書史冊嗣今登賢科顯仕籍尤雪煜寓內直賦稅懸虛閭蕭索物產未繁罔資殷阜耳揆此悉關郡事非紀之志籍則觀風者胡鑒羸細按治者胡鏡豐歎都人士亦何藉以考前証後元以往典籍殘缺不可稽矣國初以來屢更纂輯嘉靖壬寅修於郡尙書次川譚公紀事屬詞足爲信史垂數十禩其間變遷沿革歲殊而時或異余忝半刺莞暇嘗與諸寅商謀續紀矣適舊板遺害祖龍是歲乙酉堂長周公寅丈施公慨然孚志修復廼命學職偕弟子員析曹校訂就耳目所覩記搜羅彙括續前記載凡天地災祥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五

山川封域土田物產吏治民風學校人才防禦武備班班編輯緒就付之剞劂上請臬司陳公揮穎摘章敘於簡首堂長寅丈增以繪藻余匪佞叨從署末敢援筆續貂協成懿籍爲一方輿圖云

萬歷乙酉志後序

舊闕名

雄嶺以南最先郡也名介百粵中實與古洪都接壤中州人物之化亦最先被由漢唐以來道德勳名節義之士燭然光簡冊而其中科第聯翩若張文獻公邱僉判公並以兄弟雁行而登朝寧何盛也入明初亦不乏人乃今則寥寥矣豈今昔之人才果異歟抑一方人文必有待而興也不佞自萬

歷癸未秋來理是邦見郡志所刻僅及嘉靖壬寅以前然已殘闕弗備低徊太息者久之乙酉春承乏署篆適監司陳公至出志觀之曰噫是鉅典也可弗急歟遂計直庀材業已什七而郡長周公繼至銳然有意於維新則又鳩工諏日以從事迨丙戌春告成夫山川清淑瓌璋之氣不發則不宜不激則不應是書之成列名區存勝概揚前休崇後觀數十年來所蘊結溜闇而未宣者行且昭爲國史蔚爲人文與巾山淩水相輝映也由斯以往安知科第之出不與名都相頡頏哉又安知道德勳名節義不與先哲相炳耀哉然則是書也乃雄州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六

文獻之始也不可以無識

綸按陳序及職官闕名當是施君可大

嘉靖壬寅志序

吏部古 歐陽鐸

嘉靖癸未余領督學廣東之命仲冬之月遵庾嶺而南道旁松數千章甚奇古相傳張文獻公手植徘徊久之抵雄凌江已月上矣舟遂夜發明年孟夏迺復至雄視學有間上平政樓望巾山挹金馬招威鳳於東嶺占瑞龍之晴雨壯哉五嶺之首一大輿區也盡保昌始興地雖不能百里然而襟百粵帶羣蠻內通江漢外控番禺屹然南國之紀攷諸前志秦漢略焉唐自開元而後梅關刊木人文由昭至於宋元深矣而其事亦多闕亦有不可以

訓者會議修通志檄學官弟子博取草上之未竟
余以遷去後二十年保昌進士譚子大初攷索載
籍刊誤剔蕪增益其末備發凡舉例爰成新志太
守胡君永成加重校定錄其副遺朱生端明蔡生
邦俊卽會雲山庄示予其言沿革之故利害之端
詳矣大書以敘事分註以載言益用史記法以志
亦史也詩文有通錄有節文有刪句刪字此以志
而權筆削貴質也諸有久廢而不宜廢者不以入
故蹟後有復焉者可也山川必高大靈異者望也
祠宇必有大功德者思也望可表也可祀也思則
不注矣名宦以爵敘者制也鄉賢以世敘者猶尙

虛田虛丁折力役之征如彼負者少損矣其有弗
任乎夫學校興則選舉貢辟蔭敘風俗由此其階
也虛賦平則戶口料役物產秩祀繇此其資也事
蓋有舉其一而諸善從是故君子惟大之爲務安
成前後守雄者三人若劉公嘉秀特著在傳胡君
剛介廉靜似之而譚子妙年青才厲志秉禮其將
以修曲江之業乎宦思同績鄉思同德斯志載績
富有執簡以從者

嘉靖壬寅志又序

提學林雲同

嘉靖壬寅冬十月南雄志成上余請敘得覽觀焉
有圖有紀曰何幅員之小也其廣下郡與然而間
於兩省之間矣母曰民寡惟慎厥事我前聞之也
有職官官列而賢不肖古今晰矣思齊內省孰無
是心高輔何人也然固卑微以獲戾去猶亟書其
績爲叔屈也公論在人心蓋茲徵之爲善者何懼
焉有選舉學校則科第間一見耳夫自元以往吾
無論矣惟我朝以文章取士士兢兢濯磨以進而
賢者能者詎有出此之外者乎是何其寥寥然孟
軻云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况遇文王此
中林兔豈所爲皆于城腹心也今聖明馭極緝熙
敬止縱不爲豪傑豈可自讓于中林兔豈之夫哉
然鼓舞振作誰仕其職庸弗惕與提封至風俗篇

言士恥奔競賈憚遠商工無巧技喜曰夫猶先王之遺也尚質務本則人罕淫心然喪以鼓吹禮無親迎不亦陋乎反正之思容但已哉營繕之政有國所不廢也然本以利民非以虐民君子慎之開路六議其仁人之言乎邑無全里里無全甲甲無全戶吾於食貨志傷焉調攝攻補如醫用藥則良司牧矣秩祀典也兵防衛焉敬以臨之故歆練以教之故不棄其誰則知之追讀至諸傳名賢忠烈貞孝簡核詳慎可興可勸史氏之規也余則潛然涕出矣昔我先君司教茲邦忠信仁義交孚上下今猶烈烈耿光乎是識諸人心者也雲同何忍言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九

哉方外殊品也可以書可以無書備之云爾夫有天下之動而文籍生焉曰經曰史經以明道史以著事要之匪二也故讀經不讀史曰疎讀史不讀經曰舛今六經尚矣諸史備矣志史流也古列國皆有史今郡縣卽古列國是以各得志焉君子曰夫志昭往貽來也有三才之道焉故仰稽天文俯察地理中周人事志則具矣爲政者亟修之然怠者不肯修愚者不能修弱者不暇修余茲歎耳見斯志而知胡守之善政也胡守官未數月遂銳意纂集猶不自專特請督府蔡公巡院姚公泊二司與余報可而後與郡人名進士譚子成之夫治貴

先務志成而三才具省驗封守因革損益行焉其於政也何有故曰見所志而知胡守之善政也胡守名永成譚進士名大初而保昌尹林燭學諭王蓋臣咸與有力然咸賢司儒也法得俱記云

知府 胡永成

嘉靖壬寅志後序

雄志三十年未修續修於今非永成敢獨任其事幸有郡進士譚君次川成稿在永成特樂成之云爾夫雄爲嶺南小郡今閱是志人民故實秩然明備森然簡嚴而諸老先生雄文高作又黼黻乎卷端雄雖小而重矣嘗憶杞宋在春秋亦爲小國文獻不足孔子傷之夫文獻何可不足亦爲當時柄

直隸南雄州志

卷之首

舊序

十

國之士狃於小而畧且怠焉耳永成之處小與杞宋人同惟畧且怠之是懼求以免夫將來君子之傷此所以樂成夫今日之舉也若謂末學荒蕪而亦能贊一詞於篇末則豈敢哉是舉也謀肇於嘉靖壬寅八月其十月卽奏功若同僚紫山裴君相松溪張君曰蒙咸喜襄厥事者也詎可畧云

嘉靖壬寅志又後序

戶部 譚大初

雄之爲州自僞漢乾和始州之爲南自宋開寶始郡故有志歷宋元而正德凡六修嘉靖壬寅冬安成嶺泉胡侯下車之明年也政平訟理民日以蘇攷閱圖志慨然懷古懼文獻不足傳遠也乃上其